



「沼田真帆香留」著

王玲玲 译

欲望面前

一切都脆弱不堪

欲望背后

是无尽的黑色漩涡

如果九月 可以永存

「目」沼田真帆香留

王玲玲

译 著

如果九月 可以永存

南海出版公司

201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九月可以永存 / (日) 沼田真帆香留著 ; 王玲玲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3
ISBN 978-7-5442-6484-6

I. ①如… II. ①沼… ②王… III. ①恐怖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3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78

TITLE: [九月が永遠に続けば]

BY: [沼田まほかる]

Copyright © Mahokaru Numata 2008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NIPPON SHUPPAN HANBAI INC.

RUGUO JIUYUE KEYI YONGCUN

如果九月可以永存



策划制作: 北京市书锦缘咨询有限公司 (www.booklink.com.cn)

总 策 划: 陈 庆

策 划: 米海鹏

作 者: [日] 沼田真帆香留

译 者: 王玲玲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排版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 × 1194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84-6

定 价: 29.8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失踪那天	1
第二天	40
两天后	75
三天后	100
四天后	115
五天后	182
死亡之日	191
葬礼之日	254

失踪那天

1

站前商业街的最那头，人行道旁边有一块极小的空地。一如往常，他调转头，将车停在了那里。

“下次是周二吧？”打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之前，我又一次确认道。

“是的，有变化我再告诉你。”

他的手依然放在方向盘上。我将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使劲握了一下，就迅速下了车。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想到，那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没有回头，快步走着。人行横道的信号灯是红色的，我停下来。来不及了，得快点想想晚饭做什么。我就那么思考着，身体和思绪似乎在天空中飘浮，无法固定。

那不是自身的罪恶感。但是，像这样在十字路口等绿灯，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此刻的自己，仿佛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今天，房间天花板的四个角装有缓慢转动的镜片球。光的斑点，映在墙壁、地板、电视、腹部、肩头上，时大时小，忽上忽下，闪来闪去，刺得我使劲闭了几次眼。但是，每次睁开眼，我都感觉光亮似雪花般，在整个房间里飘来飘去，然后全部折射到天花板的镜片球上，我现在好像都能

感觉到残破的光影的萦绕。目光透过稍显暗淡的日光，我看到了穿行在马路上的车流。

我一直坚信，在情人旅馆那种地方是找不到真爱的。那种事，只是电视剧中的情节，或者至少是与我完全不同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展开的杜撰的故事。

但是，现实中，每个人却总是如同在路口转个弯一般，轻易地迷失在“那种事”里。猫在脚边纠缠不休，手忙脚乱做早餐的清晨；在公寓电梯里遇到相熟的主妇聊几句的下午，这些事都与“那种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我猛然间发觉，某一天，指尖还隐约残留着打磨地板用的石蜡的味道，自己却已然在某人身体之下，气喘吁吁，任凭汗水打湿了床单。

这样说起来，人生都是如此。有一天会突然觉察，跟自己珍视的朋友已很久没有联络，甚至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某一天又注意到，文彦在缓缓扭动着手腕上的毛线手链时，他那专属孩童的光滑胳膊已慢慢变粗。

忽然间又意识到，那天，我十七岁。某一天，我二十五岁。又一天，我三十岁。然后今天，我已经四十一岁了，一边画眉一边叹息已成为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肯定也会这样突然领悟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死亡的边缘吧。

只有一次，我发现事情不是那样的。那是八年前，我和雄一郎离婚的时候。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让我觉得过去和现在突然脱节了一般，一股脑儿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世界变了。我是害怕失去雄一郎吗？还是害怕我的生活发生变化？我完全搞不清楚。或许是因为年龄差距大的缘故吧，雄一郎既是丈夫同时又是父亲。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明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却又好像没有开始过。就在这样的虚无中，我过了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多。

然后，文彦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每天抽泣，手脚和脸都肿了。但是，周末，我经常准备好饭团，和文彦骑自行车去旅行。我们两个人默默地踩着脚踏板。文彦那时还是小学生，总是争强好胜地骑在前面。不知不觉到了傍晚，进入了住宅街，院子里种的樱花好像一家比一家多，争芳斗艳，但我却感觉它们在瞬间一齐飘落。樱花脱落枝头，花瓣一片接着一片慢慢飘散。朦胧夜色中，一片片的花瓣泛着荧光。整个空间充满了柔软的落花，街道如同沉寂到空间底层般，变得异常安静。我又一次迷失在了另一个虚无里。好似喝醉了酒一般，在那片废墟中，我边跑边转。天要是一直不黑，能一直这样骑着自行车就好了。我明白，文彦肯定也这么想。明明对一切都绝望了，但那种无法言说的幸福感到底是什么呢？

想起这种事，肯定是因为房间中镜片球光影闪烁的关系。

红灯的时间长得让人讨厌。迷迷糊糊之中，我似乎闪了一步。一位学生模样的男生，紧挨着我站住了。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摁着键盘，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屏幕。

必须得准备晚餐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下意识地回过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这附近，把一楼作为商店的杂居楼鳞次栉比。大多数商店都摆出了放满打折商品的货架，一直堆到人行道。

在第二栋和第三栋楼后边，店铺和店铺间狭窄的小巷里，一个身影拐了进去，一闪而过。我一下愣住了。不可能，但那个藏蓝色的休闲西装跟文彦学校的制服很像。而且在转弯的那一瞬，我甚至看到了他胸前飘起的深红色领带。

我刚要转身走向那边，绿灯就亮了起来，周围的人都开始迈开步子过马路。被人群裹挟着，最终，我也向马路对面走去。

就那么一直木然地走着，我什么都不愿想。我机械地迈脚，然后带动身体，一直走，走过了几条街，看见帆布质地的太阳伞下面摆放着笔记本、文件盒等。转过那家文具店，结果，我又回到了刚才那条路的前面。

在走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了下来。

仔细想来，除了那件休闲西装上衣，我没有一丝证据能断定那就是文彦。那只是一个穿着藏蓝色上衣的男孩在疾步行走而已。

那条小巷里，放着垃圾桶，各家厨房的排风扇也开着，几乎过不去人。但是，这也是去车站的捷径。也许这个时候，最不想遇到的那个人的样子会通过微小的契机反映到别人的身上吧。而且，刚才，我也是碰巧在想文彦而已。

我放慢了脚步，深吸了几口气。

路边的树纤细无比，枝头残留的树叶所剩无几，已经变成了红褐色，而且皱皱巴巴的。明明刚过四点，天却已经昏暗起来，路人像互相躲避般地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过。

我们开始只不过半个月而已。那个时候，路边的树叶还不是红褐色，人行道上塑料花盆里还是夏天的花，尽管叶梢已经枯萎了，但还有一些在绽放。

毛衣的缝隙很大，一股股的凉意钻了进来。在常去的超市的蔬菜区，我随手把眼前的几个不太熟的西红柿装进购物筐，又买了一些卷心菜、牛奶还有速食食品，就离开了。

2

回到家的时候，差几分钟到五点。

猫的盘子早已空空如也，我给它放了点猫食，就把买来的东西归置到了食物架和冰箱里。然后，给自己泡了杯速溶咖啡。我并不急着做饭。

身体内残存的沉重而柔和的灼热感，让我懒得动也懒得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次去外路学车的时候。一眼看到车旁边的教练的胸牌，我的心就狂跳了一下。但下一个瞬间，我记起了雄一郎的话，“别大惊小怪，要不然会让人觉得很唐突”。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位教练叫犀田。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上周跟雄一郎通电话的时候。每年他都会礼节性地来一两个电话，一般上来就例行公事地问问我的身体。我故作闲聊一样，笑着说，我在驾校学车，四十岁了再学习也不算晚。

隔了一会儿，雄一郎才问道：“离你那里比较近的也就是N驾校吧？”

“是啊，骑自行车很快就到了。不过下雨的话，就有些麻烦了。”

“是吗？”然后他就不说话了，好像在犹疑着什么。

他的声音和谈话方式跟以前没有丝毫差别。我们离婚，明明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他的声音宁静而又平淡无奇，声调圆滑，好像想极力抑制住感情的起伏。听着听着，总会让人无故地泛起苦涩。

“冬子交往的那个男人好像叫犀田，就在那里当教练。”

我们分手的那年夏天，确切地说，是办完离婚手续的两个月之后，他曾给我来过一个简短的电话，说是跟村濑亚沙实结婚了。那是雄一郎成为陌生人以来，给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冬子是亚沙实的女儿，那时候只有七岁。

“犀田。犀牛的犀，田地的田。你可能不认识吧？那里光教练就有近百人呢。”

“没有一百人。不过，那个人好像没教过我。要是听过这个名字的话，肯定能记住。”

刚刚升入高中的冬子就跟驾校的老师谈恋爱，我有点接受不了。似乎

是觉察到了我的心思，雄一郎无奈地苦笑着说：“不，也没有那么熟。如果是叫犀田的青年给你上课的话，我本来想问问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正在追冬子。冬子那个家伙也挺让人担心的，被那些人捧得有些飘飘然，所以得意忘形，跟那些人牵扯不清。”

“你女儿一定很漂亮吧。”像亚沙实一样漂亮，这句话，我想说但没有说出口。

“文彦怎么样，还好吧？”雄一郎问。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一贯流利的语调才会露出破绽。我似乎能看到电话另一头的他，低着头，不停眨眼的样子。

“嗯，还好。不过，调皮得让人受不了。还是那样，每天不学习，只知道画画。”

“是吗？也可以啊。就让他干自己喜欢的事吧。”之后，我们也就不再谈论文彦。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这次我发问道。

“就是忙。最近，经常有一些人只因为接连几天睡不着或无端的心情忧郁之类就会来精神科。现在有好的药物，从这一点看来，治疗也就简单多了。是整个时代的节奏越来越慢了吗？以前那些急症，还有紧张引发的焦虑症都变少了。是的，确实是。”

忽然，一个异样的身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那个身影穿着脏兮兮的病号服，歪歪扭扭地坐在病房窗边的椅子上。看不见眼睛，看不见嘴巴，也看不清脸。黝黑的长发被汗和油脂拧在一起，结成一个块状物，架在羸弱的肩膀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鸟窝从头上整个扣了下来，非常恶心。低垂下来的头发上沾满了唾液，从嘴角一直延伸到脖颈。臭味熏天，一声声呻吟不绝于耳。然后，是使蓬乱的头发左右微微鼓起的如兰花般苍白的双耳……

雄一郎假咳了一下，立刻转换了话题：“你以前不是有驾照吗？”

“嗯？嗯，是的。很久以前了。不过，因为没办续期所以失效了。”

“真可惜。要是办了手续的话，也就没必要再去驾校学了。怎么能忘了呢？”

“没往心里去，可能，太大意了。”

为什么没办手续？那是因为跟雄一郎结婚了。我自己觉得，一直坐在副驾驶座上就可以了，也没什么机会独自开车去某个地方。原以为，没有驾照，生活还是能一直维持下去。

之后，又聊了一些。我觉得自己笑得太夸张了，而且笑声也出奇的刺耳。不可以，不可以，但是我越这么想，笑声就越刺耳。最后，我一边傻笑着继续说，一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用另一只手抵住了额头。

看到教练胸牌的那一刻，自己那歇斯底里的笑声，沿着腋窝缓缓流下的汗滴，以及谈论冬子时雄一郎作为父亲那种独有的声调，一下子全都鲜活了起来。

在这期盼已久的时刻，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那位教练会给我上课。是不是“屋田”，我看错了？我重新对着胸牌确认了一下。没错，是犀田勉。

“是水泽佐知子小姐吧？”他问我的名字。

“是的，请多关照。”

“我是负责人犀田。”他不苟言笑，很冷淡。

下意识地，我想从那个教练身上挖掘出与那个叫冬子的少女的关联。但是，他就是一名其貌不扬的普通青年，中等个头，不高不瘦，跟我的期待相差甚远。

犀田在文件夹里写了点东西，然后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让人腻烦的台词，就像是背诵一般，陈述着当天的学习内容和注意事项。

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他嘴唇左侧有一个三厘米左右的伤痕，恰好在嘴

角的斜上方形成一个疤。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平静了下来。犀田那面无表情的脸，搭配上一个牙齿大小的伤痕，不可思议地让他看起来有些可爱。

一上课，我就专注于练车，立刻将犀田和冬子的事抛诸脑后了。他是一名尽可能不多说一句废话的教练。“再往左”、“刹车太慢”、“好好看”，除了给学员这类简明扼要的指示，他就是满脸不耐烦地靠在座位上。很明显，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是从第二次外路练习开始吧，那天，我们上课的道路上车量很少，车开起来也很方便。刚过去二十分钟，二十年前手握方向盘的感觉仿佛又回来了，与校园里错综复杂的课程相比，开车轻松多了。

那时候，我正在高速公路高架桥下的单行线上笔直往前行驶。虽然被马路右边巨大的混凝土桥墩吸引了，但我还是意识到，前方的信号灯正由黄变红。

信号灯就在我左侧，这时，一辆自行车突然摇晃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进了我的视线。这地方还有岔道口吗？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没下雨，但他穿着一双泛旧的橡胶长靴。他歪歪扭扭地骑着那辆大自行车，拿不定主意该转弯还是横穿过去，一直闯到了车道正中间。

我马上意识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慌乱间车却停不下来，眼看自行车就要贴上来了，老人满脸呆滞地往这边看了一眼，依旧蹬着自行车。我头脑中一片空白，就在我要放弃，觉得不可避免要相撞的那一瞬间，一只手从旁边伸了过来，抓住方向盘使劲往右一打。

车子绕过进退不得的自行车，又往前行了几米，停在了路边。这期间，犀田探着身子，双手围着我的肩，继续握着方向盘。踩住刹车，他才回过头确定那位老人是否平安无事。然后，他重新回到座位上，心有余悸地睁大双眼，看着我说：“那个家伙……你的手怎么能脱离方向盘？”一

直到车停下来，我还在双手掩面大声尖叫着。从那个时候开始，犀田的身影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天，不管是在骑自行车回去的路上，还是切菜的时候，抑或是泡在浴缸里，我一直神情恍惚，满脑子都是比我小十七八岁的犀田。晚饭的时候，跟文彦的对话也是心不在焉的。

“怎么了？钱包丢了？”文彦问。我没有说话，文彦伸出手在我面前挥了几下。“果然，更年期综合征。”他愤愤地说道。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还有三分之一没吃的鱼片扔到了猫的盘子里。

“别浪费好不好？一片四百日元呢。”我怒视着文彦不悦地说道。

“四百日元啊。裙子，你有口福了。”文彦用脚尖碰碰小猫。

猫的身子是白色的，只有腰的位置才有一些花斑点，看起来似乎像是穿了迷你裙或是陈旧的短蓑衣。所以，尽管它是被阉割过的公猫，我们仍然把它叫做裙子。裙子从盘子里叼过鱼，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残渣溅得满地都是，把厨房的地板弄得黏糊糊的。

一般情况下，我都只是一时的狂热，但是那一天，不管是文彦还是猫，都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拼命地压制体内那股日渐高涨的莫名的欲望。

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犀田的胳膊。他的胳膊推开我，握着方向盘。这番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着。我只是在尖叫，犀田动作麻利地转着方向盘，就在这瞬间里，我大脑空白，似乎连意识都消失了。“那个家伙不要命了！”那个声音，那张脸，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渴望再一次体会那种记忆被全部唤醒时的无比的幸福。这可能跟雄一郎的离开，让我觉得永远失去了某些东西的感觉有点相似。

之后的几天，我也看到过一两次犀田跟其他学员同乘一辆车练习的身影。从远处望着他面无表情的侧脸，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爱上了这个略显

稚嫩的年轻男人，我惊呆了。

我应该不可能再上他的课，也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话了。学车期间上同一个教练的课的几率不太高。那就好。我一个人饱尝相思之苦就足够了。

所以，在健身俱乐部的温水池里，他冷不防地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加强点节奏感。”一位穿着比赛专用短裤戴着泳帽的男人，笔直地立在泳池边。水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从他身上往下滴。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我说话。悄悄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儿童和初学者都在练习用的没有泳道线的泳池里，我身边几乎没什么人。我在练习蛙泳，但是每次换气都抓不住节奏，老是呛水，我也一直很苦恼。

看到手忙脚乱的我，男人不怀好意地笑了。我伸直腰，在水里浮了起来。“抓住节奏，就简单多了。”虽然算不上是肌肉，但他肩膀和胸部上的肉紧实地绷着。合体的泳帽下，几缕湿漉漉的头发漏了出来，护目镜架在额头上，不过，眼眶附近还留有清晰的红色镜痕。

“啊……”我不由得双手捂住了嘴。是犀田，他的唇角有一个白色的疤。

“上次你吓得不轻吧。突然冲出那么个家伙——骑自行车的那个爷爷也吓呆了吧。”

我的脸一下子火辣起来。犀田在水中轻快而又欢乐地跳跃着。

“不好意思。我只见过您穿工作服的样子，刚才没认出来。那次真的非常……抱歉，我真的非常慌乱。”

并不只是工作服的原因，他似乎跟工作的时候判若两人。

“怎么会在这遇见你？你经常来吗？”

“啊，我是半个月以前刚刚加入这个俱乐部的。那个，犀田老师也经常来吗？”

我想调整一下泳衣胸部的位置，但是忍住了。

不知是我记住他的名字让他有些惊讶，还是因为我叫他老师的缘故，

他眯起眼睛眨了几下。

“你说我吗？我加入两年半了吧。不上班的时候，我基本都是这个时间来。因为从事那种工作，所以必须保持身体机能不退化。”

距离他给我上课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在这恍若梦境的十五天里，我一直反复描摹那双手、那个声音、那张脸的记忆。很难让人相信，那个犀田跟我眼前这个怡然自得的青年是同一个人。

“有点不好意思，我真是太不擅长这个。不过，像我这种名副其实的旱鸭子也终于可以在这里游泳了。”

“你这可算不上是游泳。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旱鸭子。看你游泳可真累。”

“是因为我每次划水都像是要沉下去？”

“旱鸭子无论怎么挣扎都会沉下去吧。”他的话一针见血，但却并不让人觉得有恶意。

“关键是节奏。只要抓住了节奏，就不用费多大的力气，自然而然就会游了。游泳比开车安全、简单多了，因为只有三拍，就像华尔兹。看，就这个感觉。”

犀田右手扶着水池边，左手顶在水中的池壁上，让身体浮起来。

“一，二，三，一，二，三。”他一边喊着口号，一边蹬水。

他的腿，柔韧而又灵活，一次次重复着蹬水的动作。肩膀四周溅起了水花。濡湿的肩膀，配合着腿部的动作，使劲地从水面钻出来，然后再静静地沉回水中，再钻出来，再沉回去。我只是伫立着看他做这些。

“看，没有那么难吧？一蹬水，二，三，腿部自然伸直，双脚并齐。”

我按照犀田的样子，抓住池壁，随着节拍摆动双腿。

“蹬水的时候，从脚里侧往外蹬……不是那样，脚腕这样弯曲，这样。”他一只手握着我的右脚腕，另一只手抓住脚趾，按照自己想的，保

持着脚趾的角度，让我慢慢地做蹬水动作。他的手所触之处，让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异性碰触之时的亲密感。我突然想到了冬子。

之后一段时间，犀田神态轻松地继续跟我讲着怎样保持手部动作和呼吸的节奏，以及整个身体的平衡，还亲自示范给我看。他的态度里蕴含着一种从容，让人觉得他是闲暇无聊时找到了一项有趣的消遣。

犀田只碰过我一次。我的右脚腕一直残留着他手掌的触感。立在水中一边听着他的讲解，我一边在思考。这个人会怎么想呢？如果他知道在此之前的八年间从来没有任何人碰过我，会怎么想呢？

我精心组织了一些给自己留有余地的语言约他去吃饭。如果他不想去，干脆地拒绝也不会让我觉得没面子。

“不仅教我开车，还教我游泳。哪一项我都没学好，真是不好意思了。啊，对了，也算不上是补偿，要是还没吃午饭的话，一起去吧。至少让我表示一下谢意。”

边笑边说的话，邀约也就显得单纯多了。

谢谢，不过我打算一会儿去健身房锻炼呢，所以下次吧。他似乎应该说这么。

“嗯，确实是。不过，不太好吧……我刚刚还在想一会儿去健身房锻炼呢。不过，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俱乐部里有一间露天咖啡店。但是犀田说开车来的，所以我们决定去街上的中华料理店。

我快速地在更衣室里冲了个澡。没有化妆，抹了点口红，头发也是半干半湿的。洗漱台上的镜子里映照出来的那张脸苍白无比，有些雀斑，像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孩。

很久没有坐过别人车的副驾驶座了。

我一边系着安全带，一边记起了雄一郎的那辆尼桑公爵王。坐在那

辆车里去各种地方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的我坐在雄一郎旁边，睡觉、查地图、唱歌，将文彦放在膝上抱着。不过那真的是我吗？

脚腕上犀田碰过的地方，像被烫伤了般，一直火辣辣的疼。他手的碰触，仿佛唤醒了沉睡在我身体深处的哀伤，我脑海中浮现出雄一郎和亚沙实并肩坐在车的前排，微笑着聊天的场景。

犀田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有关驾驶的经验。我凝视着他那张带有牙齿一般伤疤的侧脸，一边笑着附和他，一边冷静地思考着。为什么有时候哀伤会跟欲望如此相似？可能它们因为想得到而紧密结合到了一起吧。

车在信号灯前停了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一种虚脱的感觉席卷而来，我突然觉得，如此欢快地坐在这个青年车上笑意盎然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完全陌生的女人。

杯子里倒上啤酒，犀田咕咚一口喝完，打了个小酒隔，然后叹了口气。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吃着菜。不过，那些家长里短似乎很快就说完了，我们两个有很深的年龄代沟。我不得已提起了那个话题。

“犀田老师多大了？”

“你看多大？”还是一套模式化的交谈。

“那个，嗯，二十五？”

“啊，差不多。大多说我二十二或者二十三。还有更夸张的，问我过了成人式了没。”

“呵呵，我虽然开车和游泳都不太行，但是直觉还是很准的。”

“光让我说年龄可不行……嗯，不过，询问女性的年龄是不礼貌的。”

“我四十一岁。有一个儿子，上高三。”

“哦……”

“你应该在想我丈夫是干什么的吧？”

“哎？那个，是啊。你太厉害了。”